

關於多元文化的心理現象，現有的討論較少處理多重涵化（acculturation）的可能性，且傾向於模擬「國外主流」所界定之理論或立場，殊不知台灣實處於多重文化交疊之中間夾層地位。在此景況下，我們試圖以涵化策略做為詮釋族群多元文化的媒介，概述同化至多元文化思潮的流變，整理涵化在歷史中的學術定義與變遷，討論各種涵化模式如何置身於應用研究的位置，最後再探問西方涵化策略之理論平移來台後該以何種面貌在地重現，並提出相關發想與建議。

壹、文化相遇 — 從同化到多元文化

所謂同化（assimilation），乃指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社群相遇，或來自次文化的成員接觸主流文化時，彼此界線漸趨消融的一種現象（Yinger, 1981）。同化在本質上並無強勢併吞弱小的意思，但實際運作上，往往是有能力執掌國家發展的優越族群，表現「我族中心主義」（ethnocentrism）的一種政治操作，甚而演變成殖民手段，藉教育或社會制度等方式將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加諸到被殖民者身上，使其自我否定、學習服從。這種來自政治目的或特定時空背景所產生的同化思維，可借美國早期殖民的「民族大熔爐」（melting pot）為例。此譬喻首見於1908年英籍猶太作家Zangwill在紐約創作的同名劇本，指十九世紀末湧入美國的移民者被鼓勵以美國人的身分自我定位，直到他們拋棄原生文化（Watson, 2000: 4）；在此想像下，所有外來移民者將被形塑成享有共同文化的美國人。相同地，過去台灣、澳洲及加拿大等境內原住民被外來殖民文化入侵時，原住民為了投入主流社會並適應之，不得不放棄原有的傳統。如謝世忠（1987）所說的「認同污名」，遭受漢化的原住民，其自我族群認同感逐漸被剝離，為了在強勢的競爭社會中得以生存，只好強迫自己以靠攏主流的手段達到與漢



人平起平坐的社會地位。亦如傅仰止（1994）所謂的「強化效應」，即居於族群關係中強勢地位的漢人，在與原住民接觸後更加彰顯原有的強勢地位；但原先居於弱勢位階的原住民在與漢人接觸後，卻更加體會到自己的弱勢，只好淡化原有的族群認同，才有辦法與漢人競爭。這種依附在主流文化下屈就自己的歷程即單一方向的同化。在當時社會競爭的要件下，非主流文化之消解往往成為同化的結果。

1960年代晚期以降，多元主義（pluralism）以驚人的速度席捲全球（Mattson & Richardson, 1992）。非主流文化族群不僅毋須摒棄他們原有的文化，反而更應轉化傳統，在多元社會中做為一種「特別的成員」，彰顯其與眾不同。此即文化相對主義（cultural relativism），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為優異，更遑論某一文化將自己的標準強加於其他文化之上（Watson, 2000）。從現代的眼光，過去那種弱肉強食的暴力殖民退居幕後，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尊重、萬物皆有所長的關懷；此文化認同思維帶領出異於「同化」的另一重要概念——多元文化（multiculturalism）。此時各種文化百家爭鳴，相對於先前談及的熔爐，可喻為沙拉拼盤（salad bowl），五花八門的文化類型沒有誰熔於誰的問題。Shweder（1990, 1993）認為，人與人之間即使有許多普遍共有的特質，也不能抹滅在此普同大傘之下仍有許多差別存在，於「非同一的普同性」（universalism without the uniformity）假設之下，非同一（without uniformity）意味著複雜而多元的心理特質，亦是人在特殊文化中所建構出來的各種心理運作。此外，Entwistle（1999）借用完形（Gestalt）概念來描繪多元文化中的馬賽克（mosaic）意象，抽象的文化容貌被譬喻成一幅蒙太奇（montage）拼貼畫，遠看時可忽略細節來抓取整體構圖，近看時各元素均能保留特有細節；就在看似和諧的相對位置與大小關係中，眾多歧異的「局部」竟微妙構成文化的「全貌」。當然，這種主、次並存的概念必須根植於社會正義之